#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一)

戴良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重刻九靈山房集序

是集爲吾郡戴叔能先生撰。先生生值元季。時眞人起濠泗間。天下英俊魁奇之士。雲從響應。思自奮於功名者。殆難更僕數。獨先生抗首陽之高節。義不餐周粟。而又鄙張士誠之不足與謀也。遂乃竄伏海嶠。彷徨山澤。隱姓名以自晦。洪武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嗚呼。以明祖之威。而有所不能屈。可不謂忠義之士歟。余雅慕先生之爲人。適從乾坤正氣集中鈔出九靈山房集十九卷。乃精校授梓。以廣厥傳。謹按本朝四庫書目。載先生集三十卷。補編二卷。又遺稿五卷。茲刻卷數與書目不符。而遺稿五卷。搜訪弗獲。俟海內藏書家出以見惠。當續鋟焉。先生文得力於柳貫、黃溍、吳萊者爲多。具有古法。尤長於詩。當其感黍離麥秀而行歌。弔滕水殘山而得句。蒼蒼涼涼。聲情激越。每多變徵之音。非素懷忠義。發於至性至情之所不容遏者。而能臻此詣乎。後之讀是集者。可以勃然興矣。同治九年二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 戴九靈傳

公諱良。字叔能。浦江人。少通經、史、百家、醫、卜、釋、老之學。明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旋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公忽棄官逸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公江北儒學提舉。公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投擴廓軍。道梗不得達。居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明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年六十有七。公世居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按公生當元季。得柳文肅、黃文獻、吳貞文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而清明剛大之氣。發爲文章。縱崎嶇阨塞。卒不稍挫其忠。成仁取義。公之謂也。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於袁江節署之求是齋。

# 九靈山房集目錄


卷一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浦陽五賢贊并序　孝子陳公太焜　忠惠王公薦　助教楊公溶　徵制柳公貫

廉齋宋先生像贊

題楊菴像贊

喜聞過齋箴并序

鄭楶冠字祝辭有序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容齋說

答徐進明書

卷二

浦江縣修學記

趙氏尊序堂碑　愍節柳公執禮

趙敬德畫像贊

諫官箴并序

具慶堂銘

論長孫無忌

論王珪

說佩

上蘇伯修參政書

黃氏歸田記

自得其樂齋記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經筵錄後序
喜雨詩序
廿棠集序

卷三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禱雨詩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治平類要總序
春秋三傳纂元序

卷四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題樓彥英詩卷後
樂善堂記
修禊集後記
送葉贊玉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浦陽人物記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章氏家乘序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黃氏南熏樓會飲詩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君道篇第一　任相篇第二　愼刑篇第八
用人篇第四　愛民篇第五　納諫篇第十
馭將篇第三　制兵篇第七
足食篇第六　遠佞篇第九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書柳待制詩後
題葉丞相遺墨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陳彥正哀辭
朱茂清哀辭并序
大人祭柳待制文
志樓槓殯記
元故先府君墳記
卷五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退思齋銘
投知己書
卷六
跋倪夫人遺事
劉鏞字說後題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吳原伯哀辭并序
蔣季高誄辭并序
祭先師柳待制文
祭方壽父先生文
陳府教壙記
蔡履菴畫像贊
汪一誠字箴并序
山泉說
丹溪翁傳

重修甫里書院記
守愚齋記
剡源記
小丹邱記
日月牖記

卷七

春秋案斷補遺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王都事序
送路理問序
夷白齋藁序
送能上人詩序
琴川志序

卷八

送董郎中序
上海橫溪義塾記
三樂軒記
六柳莊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上海鶴砂義塾記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胡主簿詩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玉笥集序
送傅子異序
送王理問序
送眞郎中序

送楊都事序
送劉以順詩序
送陳嘉與序
邁院判哀詩序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贈蒲察鎮撫詩序
雲深詩序
卷九
王處士墓誌銘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方大年墓誌銘并序
衞節婦墳記
祭陳夫人文
卷十鄒游藁
滑伯仁像贊
送馮員外序
送錢參政詩序
送丁山長序
贈葉生詩序
贈醫師朱碧山序
禪海集序
殷府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并序
亡妾李氏墓誌銘
陳廉訪壙記
汪縣尹像贊

項彥章像贊
夏祥甫像贊
趙太初像贊
羅氏五老贊
劉貞逸像贊
陳文昭監丞像贊
趙太素像贊
錢春軒像贊
菊村先生袁君像贊
南宗禪師定公像贊
竹所銘
種德堂銘并序
端視銘
耘業齋銘
求諸己齋箴
章處士像贊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趙母戴氏眞贊
塾居生贊
李仲賓像贊
九靈自贊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眞逸處士像贊
袁廷玉像贊
風光軒贊并序
槐軒銘
拙守齋銘并序
心耕齋銘
人心皆善齋箴
靈仁廟碑

愛菊說
唐氏四子字說
太素說
卷十一 鄞游藁
高士傳
唐二子傳
抱一翁傳
卷十二
一經齋記
四景樓記
蓬萊山房記
百猿圖記
春風堂記
二靈山房記
卷十三
唐林字說
樸太素字說
瑄蘊中字說
周貞傳
許永傳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春暉樓記
安節堂記
愛日堂記
九曲山房外記
戴氏祠堂記

鶴年吟藁序
遯齋小藁序
深衣圖考序
書畫舫譾集詩序
孫氏瑞萱堂詩序
錢氏三樓詩序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卷十四
余翮公手帖後題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題貢尚書手帖
題庸道劉公浮海百韻
跋修禊帖
跋東朔書贊
四明袁氏譜圖序
禮學幼範序
東山賞梅詩序
脾胃後論序
求我齋文集序
夏孝子詩序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題貢尚書二詩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跋孫容所藏絳帖
跋黃庭經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題米元暉煙雨圖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題竹窗詩卷
卷十五
王先生墓誌銘
眞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
祭汪遜齋文
祭趙立道文
卷十六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題文與可盤谷圖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元中順大夫祕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元故沖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鄞洸明大墓誌銘
元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祭揭祕監文
祭外舅趙處士文
祭先姊趙安人文

夏正辨
蒼雲圖贊
黃元輔小像贊
郁文海像贊
惟微齋銘
泉聲齋銘并序
存省齋箴
李氏子字說
卷十七越游藁
石孝子傳
汪節婦傳
滄州翁傳
卷十八越游藁
全有堂記
谷口莊記
萍居解
生意垣贊并序
王竹梅像贊
源道淵像贊
仁齋銘
清瀧硯銘并序
樗菴箴并序
張婦傳
竹梅翁傳
袁廷玉傳
怡顏堂記
安貞堂記

重建東皐福昌寺記
大慈寺上蒙堂記
檀特巖精舍記
卷十九越游藁
皇元風雅序
密菴文集序
跋定武帖
龍山古蹟記後題
跋袁學士詩後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項止堂墓誌銘
汪彥貞墓表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卷二十
平饒信詩并序
思愛菴記
歸菴記
四華世界記
餘姚海隄集序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跋藪上人所書蓮經後
跋東坡手帖後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邁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贈趙謙齋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築新居
居田
送屠彥德七首
歲暮遲宋景濂
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
鄭僉憲授官南歸

卷二十一

山中度歲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哭趙隱君
有感
東明山賞紅葉
春暉堂詩
詠懷三首
寄宋景濂三首
還舊居
飲酒
憶胡仲申
寄許存仁
答李寧之
丁酉除夕效陶體
飲酒古墓下作
題蘭溪東峯亭
送河南生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節婦操爲賈妻作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中秋無酒
送別胡仲子二首
別宋景濂
送胡仲子之三衢
謁趙朝列墓
題赤松山清風樓
友人使還
送人赴辟
題李愷傳
卷二十二
題茂清齋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題愛栢軒
病起承諸公攜餉見過
立秋日言懷
郡齋夜飲分韻得晝字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寄王子充
送人赴廣信軍幕
九日宴迎華觀
送人從戎
送人歸姑孰
贈賈思誠
寄友分韻得枝字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送人還鎮
送劉仲修

送劉彥英東還
雲樵子
舟中有懷以恩天錫諸君子
謁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送別王天錫
送胡練師還山
贈別呂用明
使客還自建昌
苦齋
同子充濬仲遊北山夜宿覺慈院
從智者遊九龍謁劉孝標祠
登鹿田
雙劍篇
白紵歌
嘗窗織
詠省堂後竹
舟發嚴陵承以恩天錫諸公追餞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悲亡友朱茂清
題栖碧山人卷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贈鐵冠子倪仲德
送人還無湖
看松菴
抵智者
往三洞
贈別祝彥明
秦鏡臺
空城雀
涼州行

短歌行
郡齋度歲二首
示全眞張子愚
投王郡守二首
郡齋守歲二首
卷二十三
山有杞并序
別鶴操
歎年
周伯温侍御席上賦
劍池送人
登堯峯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遊西山諸寺
寄陳伯將學士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除夜客中二首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贈友
投同僉公
避地二首
趙母詩
賤生
孤女別主辭
長洲苑送人
遊湖上諸山
同楊文舉提學遊虎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太守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徐叔度遺紈扇
偶書
秋菊圖贈別
送陳同知
祭脫脫丞相祠
題陳敬初小丹邱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治圃四首
泛石湖
宿龍山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題貞壽堂二首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僚友作
登飛來峯
蔡郎中使還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次韻宿西山
周侍御家賞梅
題李道士鶴瓢
題梅花莊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次韻夜直
登靈巖
上天池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送讓師還中竺
始發吳門
至杭宿錢塘驛
泛西湖舟中作

遊吳山承天觀
入湖源
至古城飲馮氏家
卷二十四
贈婦
傷李氏妾二首
渡黑水洋
抵膠州
過營邱
次益都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次韻春雪禁體
豕圖行
次韻白頭母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抵富陽宿縣治作
次場口
望九靈山
婦答
泛海
望大牢山
宿高密
至昌樂
題劉凝之騎牛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湖州行送人作郡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題蕭隱士卷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歲暮留別二首
渡黑水洋
至膠州
過營邱
次益都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哀逝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遊靈巖
次韻遊湖山
黑水洋
至東膠
營邱
北海郡
除夜客中二首
自定川入海
次大牢山下
宿高密
寓昌樂
送班景道
次韻遊寶華寺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遊上□□
次韻謁范文正公祠
渡海
登大牢山
宿高密
次昌樂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夷白學士韻
山東九日二首
送陳仲宣東還
卷二十五
短歌行五解
巫山高
戰城南
三婦豔辭二首
雉子班
有所思
朱鷺
西門行
日重光行
感懷十九首
遊東湖
秋思二首
憶汪遜齋二首
門有車馬客
鴻雁生塞北行
雜怨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城上烏
艾如張
白頭吟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月重輪行
遊香山
遊大慈山

遊天童山　遊育王山
贈別汪定海三首　題盤隱軒
贈星士　遊慈湖
遊定水　蒲菴
天香室　中秋翫月
次韻答毛彝仲提學　客中寄懷六首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己志云三首
卷二十六
貢尚書新祠六詠
庸道提學訪予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亦來會次日庸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其韻五首
九月八日閒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滿園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莊提學攜酒見過遂歡然共醉
芳橋宴集分韻得兩字　題蘭芳齋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遊龍山
遊清泉寺
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自定水回舟漏幾溺　書畫舫宴集分韻得澹字
以大先生遺冬菊　題葉守常愛竹軒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伯度求予題　題清暉樓
題鳳湖梧竹居
訪鳥繼善不值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之三首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龜毛廬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賦此以別
題靜勝軒　草心菴
題魏氏福源精舍　題嚴氏蒼雲軒
對春雪寄梧竹翁二首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忽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高氏墓廬頹垣敗屋而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霑醉就睡亦佳甚獨惜孔昭葉君既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簷溜不絕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舟次高錢遲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留別白沙諸友三首
承天淵天敍二禪師下顧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揖月樓歌
丹邱先生歌
胡仲厚爲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蓬山新樓歌
題顧氏長江圖
題打毬圖
袁君廷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爲賦長句
湖上對雨有懷天淵老禪
寄秋崖講師二首
節婦謠
遊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爲醉歌
海隄行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題出射圖
畫馬圖

卷二十七
經金繩廢寺
客中守歲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歲暮感懷四首
鄧城逢故人
挽章處士
自述二首
客居三首

辛亥除夕三首
訪止公於文溪
偶書
寄沈隱君
晚至永樂寺
同淬用剛登廿露寺
星菊
題瀟湘八景
旅懷五首
題張藻仲竹木
題畫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歲除示姪十六韻
對菊聯句
卷二十八
哭楊大章先生二首
秋興五首
憶鶴年有賦
庸道既別云自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題永樂寺水竹居
李帥家烹鶴見餉
瑞蓮
駱鄭二君子見訪賦絕句八首
題赤壁圖
題四皓圖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哭汪遯齋二十四韻
哭揭祕監三十四韻
出遊聯句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題巽上人遊息軒
觀雨憶竹梅翁
卷二十九
秋日書懷
九日感傷
寄天淵老禪
有懷淬用剛賦此以寄
遲九思不至
寄紀宗正
寄宋廷臣
寄錢仲仁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次韻答張靜盧
七夕有感
寄鶴年
梅簷爲天敍師賦
寄郁文海長老
寄駱以大
寄胡仲孚
寄方盛齋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寄羅彥直
寄揭平仲
寄胡舜咨
寄張天民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秦湖隱居
伏承靜虛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爲賦四韻
懷宋思賢
王國臣以龔翠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壁間舊題因借韻嗣賦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遠顧賦此以寄
哭趙太初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承君衡叔幹遠送賦此以別
寄孫伯敬兄弟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爲賦四韻
寄黃炳文
寄茅元禮
寄鄭彥博
懷宋庸菴
懷滑擢寧
懷項彥昌
葉孔昭爲尊公刊海堤集喜而有作
哭張宣仲
懷陳中復

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
題高節書院
詠懷古迹
喜謝密菴至二首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顧喜而有述
聞耕隱庸菴諸公遊山累日用深歎羨
秦湖漁隱爲袁桂芳賦
卷三十
九靈先生畫像贊十九首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補編卷上
寄宋景濂六首
永樂寺
補編卷下
吳先生哀頌辭序
示唐生林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哭陳夷白二首
九思發背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祭雲林先生文
義門詩
書天機流動軒卷後

鶴年先生詩集序　夷白齋藁
原跋
跋

# 九靈山房集卷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梓樹梓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各醵錢於宮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緯書婺旧屬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阪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廉君阿牟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八者俾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己俸爲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牆階陛以石唐皇以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獰威惠慈悉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纂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

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里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眞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尙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旣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賚祉。以大芘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尙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旣納交二公。頗知作事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記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望天門。竢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爲輧。霓爲旌。儻若有。髣髴象形。體已交。誠旣感。享惟德。菲可薦。（迎神樂歌一章）曒將出。夜旣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笙磬舉。黍稷馨。靈是娛。敬精祀。鑒民衷。錫繁祉。（享神樂歌一章）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送神樂歌一章）

##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翬。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逐。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族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繇其宗祀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納。因

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濡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卽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烜赫百年矣。卽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尙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趙居汴京。爲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嚴陵是處。保義簽仕于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牆。毫社旣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嘅。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旣豐其流。乃羨其源。仙巖之南。江浦之北。闢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來拜斯堂。肩牖修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祜。延昇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爾先。琢辭貞石。百世斯傳。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于後世者。固將弊穹壤亙古今而不窮。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恆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

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哭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卽墓奠肴果。烏烏爲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南諸郡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爲戶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熟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溯朱子之學。亦旣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見可勝旣哉。雖其不克大用。豈幣穹壤亙古今而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爲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百里之遠。猶將低徊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若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缺二十五字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太端

倬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殷痛鉅。乃號穹蒼。口無停聲。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爲就。終身煢煢。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粵惟我公。天相乃志。肴果每陳。烏烏飜去。昔秦顏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昉爲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溶

咨爾梅公。溫溫而恭。惔惔而忠。有大雅遺風。遭世中危。適彼寇鋒。牧通令遁。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世遏。乃以柔和化爲猛烈。亦既載旆。亦既建節。如火之燕。如冰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膽。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而溶。古之烈士。肆命之褒。併祿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拄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于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氛一襲。天地爲昏。有飈獰然。勢豁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繼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豕忽突。大邦爲敵。血戰未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願出機先。手除羣磯。捧轂南轅。既秉我鉞。既脂我車。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飈風。其勢發發。將掃妖氛。陽光有赫。事泄羣庸。力屈強兇。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萬

拳拳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爲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嶷嶷額額諸史之罪上通於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以爲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待制柳公貫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緜緜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于帝廷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鵠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臥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荐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倏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廉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奕然者固已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爲師友以王謝爲兄弟彼區區之斗筲曾不足以涴已凡是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爲文也直欲淩韓而駕柳其爲詩也亦且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誇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召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乎無媿此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僅得其一二矣

題楊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孰謂斯人祇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眞誠無媿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爲人

諫官箴 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之爲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爲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閒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顏色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

鈇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詞曰。於惟我國。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爲難。諫不欲逆。亦不欲驟。逆則罔從。驟則靡究。所貴婉巽。不大聲色。匪攻彼暗。惟導彼明。以善間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盡不燕間。乃陳我言。乃遏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爲過訐。勿謂鯁骨。可售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爲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飲而歌。魏有閻沒。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饋而歎。過既無迹。諫亦無形。靄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閻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言與道違。行與道背。維背維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由小積。過小而爲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爲美。匪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言。苟持我行。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肯拂心。以賈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我曾不寤。我過曷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赫然千載。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慎。亦忝所生。

具慶堂銘

范陽衞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爲之銘我之生矣孰揆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懷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象服不頒大冠峨巍偕老一堂載欣載娛粲粲門子白華絳趺馨爾晨殽潔爾夕蔬其殽維何有鼈有魚其蔬維何伊笋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亹亹忘劬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碩大且訏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抉摘芻蕪苟虧是道何異暖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衞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愼旃哉永世弗渝

鄭梃冠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梃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貞和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本商頌松柏有梃之義製其字曰叔高而祝之以辭曰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嗣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羣材彙征惟梃者柄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坰一朝敎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汙闇闟是丁卑而甚力日爲旅楹閒閎戶牖闌楯檻櫺冗微瑣屑僕脫薪蒸彼哉梁棟固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柄夐出杳冥衆目仰視靡或不承獲躋登茲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梃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于庭曰

加爾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材孔長。會處高明。矧爾孝義。九世繩繩兮。皇用褒之。有耀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蒸。猶桷榱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霧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爲能。人克履之。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幸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程。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已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爲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搆害元德。虔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奸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羣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尙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爲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輩未足深恨太宗爲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珙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珙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

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于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猶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无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卽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旣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櫟載瘣載癭不埴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鴟鴞鷹隼之禽狐狂虎豹之獸號鳴飛□□□□闘喧騰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汙有瀦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含沙吐石射影衝波辟馬電躍水咒雷咆揚鰭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噓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崒嵂嶢嵬嵲嵲磈礧超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渟渺渺沄沄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顚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

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邱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尚有待於余言哉。而尚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 說佩 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塞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

有鰈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違乎左右。蓋凡治己治人之道。恆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綬。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鰈、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爲贄。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爲。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

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稱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囊垂橐。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爲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騏驎之櫪。皆可以曰良馬矣。夫蘭茝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荊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墐。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諛。輒受其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

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稾。悲喜感怍。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卽援筆爲文章。激搜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蹇剝。既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某等奔號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冗叢聚。神傷氣悸。衆念皆忘。故其遺稾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帙。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恆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聳其視聽。則亦不能以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閣下以厚德縟文。爲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牆之下。修容屏息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于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澉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

文之傳雖未能如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銜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尚當諜其子姓世誦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閔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 九靈山房集卷二

##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蓋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與嘆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牟八哈既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厲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敝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柱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岩嶔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加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一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尙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爲孝義鄉爲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常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爲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揚欒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貲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與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羣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幷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搆辭累歲而元姦宿滑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

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不花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所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

之□□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盍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奥。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温、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焉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祁羊舌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奬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開善必薦。陸儁之樂善孜孜。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奬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子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

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彦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障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敍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何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遊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

修禊集後記

右修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修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難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與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慨於其心申繹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爲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斆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近。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修。然後所造爲益深。所積爲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爲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于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爲一代之治。至於爲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君。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綈。臺卑而圃小。不溺情於便佞。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荐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舉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爲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議論詳明。情辭懇切。

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講勸間必爲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筵屢進以正心之說爲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爲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愧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宁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欷歔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居浦江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粤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華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廋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敝者復土田之侵奪者

學徒之貪靈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爲予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崔所能獨富也。余獨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皇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尙繩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卽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既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亦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爲最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偸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册。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庶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仕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爲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

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以古驗今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途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乎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

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免乎□異日之必衰朽。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乎。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甘棠□□□□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他□□□□□□□。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

##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能已於言乎。

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淸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蘊奥開悟後來彦猷宅卿二徐公叔縝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人也衣冠文物□□□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麟之□囿與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缺而士友之□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已皆無所考□□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豪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彦明一人而已彦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餘韻□□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需至幾十年始克領其□□□□□□□□□□閑曹冷局爲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座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中手披口誦日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學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士田之侵奪新屋廬之頹圮先達之□□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興之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彦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彦明之所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遡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譬猶有原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彦明之在浦江簿仕之始其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哉彥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僻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黯然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 九靈山房集卷三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

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粲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笥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具備。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

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友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荊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

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架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欣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且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徒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尙每乘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覩也。世之人不賢者恆多。而賢者恆少。幸而爲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銳。他日必不得□□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游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

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無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盡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即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而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爲之序。詩曰。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既稺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

發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蹈舞踾蹉。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黧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稅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於不可攷。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燹殘棄之餘。跋涉於道路間關之際。倣諸史友。遂爲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爲篇以見。既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

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敍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爲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遊。卽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淸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者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淸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爲荊榛。斷塹頹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

毒茲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眞侶游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也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降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那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人□羅致之與之議官□□□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槩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樫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垂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顧以自朝至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萃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述愼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以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愼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愼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靜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尙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卿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族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擊耆定四方載之史册有足徵焉纘戎功奮武衞述制兵篇

愼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愼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

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已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元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奥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翦以掇其元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列其語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生彥方、亦相繼而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己與子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乂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覩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卽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爲之洗。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 九靈山房集卷四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恪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間出以示良。良思三先生學擅一時。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顧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鄰境勢甚猖横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偸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旣官之後耶人之論君顧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澥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旣爲上其事於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

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恨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屬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以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爲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宣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爲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風蠹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藏成帙請于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爲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俗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爨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豐碩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僥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歿糞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幷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私橐者有之操瓢爲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迨其後也天恆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勞也已甓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爲

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爲常一有不遵其教卽歛歐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祖謝罪改之乃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爲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爲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怪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詞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之愴然有感先生歿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歿其墓草之淒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塚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恝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好事則□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叔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冶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雜小大不均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簴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叔聲年甫及冠温焉而易毅焉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講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爲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冶氏者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是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叔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叔聲之名觀叔聲之爲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冶氏能爲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爲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爲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知叔聲者矣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尙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旣得以快覩前修之眞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爲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丱中。卽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義冠褒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以知其爲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爲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顧已憊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蹤跡。纍纍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尋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倜儻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依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絕矣。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韋。分甘處悴。家四空。日閟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菽人不我堪。我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駿奔。聆厥風。旨覿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赭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孰神之苛。一朝奪使。翳蒿蓬。耆舊盡矣。狐號鼫舞。靡若風。顧瞻我里。溟濛泱漭。吾曷從。奈之何哉。有崇斯士。元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翦其松。

## 吳先生哀頌辭 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謂、謚葬先生于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嗟嗟夫子兮。學實賴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孑孑其羸。遑遑求師與取友兮。曾不遠違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翱翔。奈學業之已修兮。尚名譽之未彰。豈不登名以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

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徵言之在耳尙炯乎其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墜兮胡獨痒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得其年兮君子有遘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并序

原伯世爲婺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嗚呼吾尙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澨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爲友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羣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簪燈挾册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沈私相講辨故其父子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爲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倍□功力兼人年十九而卒□□□□□□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學又不下於滂□□□□□□□□□□□如其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抑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志其悲哀以舒其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

漢兮刮虞唐。騁雄辯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祕兮揭正陽。斂予飾兮憔迴翔。暢厥實兮曄煌煌。履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旣就兮勢乃揚。望白雲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飄車兮騁康莊。豐隆遇兮靳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蹶超驤。命固屈兮譽則彰。願父母兮勿永傷。彼羣黎兮直粃糠。名隨身泯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雖天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磈磈兮水瀏瀏。下士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藉兮。寧遠舉以遐遊。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修。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旣有此內美兮。仍剛以爲柔。哀白日之不與兮。冀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樞。亦旣登名於仕籍兮。曾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素驚浪之漂舟。淩大江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旣相我者之不慭兮。又何爲乎舊邱。行踟躕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投。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軺。已矣哉死者不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 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天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

鈞執秉化樞淑慝所著參差報施惡不常覺善不常禔貞焉而夭狠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辜惟于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腆篤生吾子誕茂淑懿如鹿之苹如鸞之雛亦既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日動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棄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視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動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荊玉蘊璞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元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隧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俄舊宇兮改觀乃遽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遷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奈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魄黝黝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既顧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旆嗚呼哀哉

##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甚竟死年四十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卽讙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予亦挈妻子登舟遡流至烏傷境因自歎去家遠行囊枵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復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哽塞不勝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即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鄰之鬬爭無訴者宗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深以爲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止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作辭曰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已得師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乃充新得斂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咸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爲以攄厥鍾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冑子聞聲而附鼓篋而從司鐸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颯颯包茅有貢袵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軺傳

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又澈洪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理。先生正之。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蓼薪照字。歲且十終。四海環眴。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刻文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輒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蹤。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輛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鑒我哀恫。

##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喻公之沈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創意遣言。摛毫行□。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儔匹。而況律己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不乖忤而心存軌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澈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飄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執爲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賵恤紼公之棺者有以睽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與閭巷之楚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睠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鳥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元室痛幽明之夐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根本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爲有志是以雖當巢傾卵覆之餘橐倒囊垂之際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爲笥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帝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匪山巔則水濱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覽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追饕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沈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臥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儁華之故墟誠衆芳

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翻然而來泚。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裒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涛若晨星之飄墜。幸靈光之獨立。尙嵯峩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暈媚。竟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淬厲。將見黃鐘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從。或以友朋而密邇。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尙愀焉而鑒視。尙饗。

## 志樓楨殯記

嗚呼。莫慘於楨之殯。楨於予爲姻家子。予往時嘗寄邑下。居相邇也。每見楨在羣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常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寖衰。橫逆鑿起。楨孑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遘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爲人。一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與楨其家。久之其橫逆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栗。爲兒恆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爲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爲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不爲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爲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乃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爲文以志其殯。

## 陳府教壙記代作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于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爲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後之六〻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甯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之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

山二書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卽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七十。沈疴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然。人皆以爲孝。在童冠時。嘗從鸞鳥以搏執自娛。大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可。卽盡收撲死之。其速於遷善。人亦以爲難。先君端重韜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册不置。故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術、神仙、道家之言。靡不畢究。爲詩文深沈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始序次梗槩。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謹記。

元故先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懿。恂恂寡言。遇物恆多恩。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歲九月辛酉卒家。逾月丁酉。葬興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墓同穴。子男三。長堯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奈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求銘。以登載盛美。謹纂誌石。納于墳中。嗚呼。蒼天父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